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勝鬘之餘

尒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今聞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為煞害今且歸還苦母荅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准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教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為開門冀見容納即還速出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摠集一處可共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喬荅摩覓其瑕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

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
座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
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
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
入王曰我已弃捨刧比羅城諸釋迦
子任情誅煞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旗
鼓震天鼙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
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
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
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
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
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
當出咨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
我身未出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
自視諸臣諸臣白王此大名者是先
王親友允共所願王言若尒少時令
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
惱纏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
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
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未
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
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
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席[illegible]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
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
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
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
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臣曰可
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
見人血横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
身離此座即登座遥望諸勇健人被
殺之時法尒血少諸臣議曰仁等應
知今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
血横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紫
礦煮令色赤盛滿千瓨當街傾瀉觀
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
至惡生遥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
今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愚人枉殺
釋種七万七千此諸人内多是見聖
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
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
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
惡家何不總殺王曰云何當殺荅曰
令群象脚蹋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
力撲象令倒手擎弃之苦母見已白
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

庚

見荅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
益王言有實若為殺之荅曰掘地作
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杴磨之令碎時
有二童子走至佛所尒時世尊欲令
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
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熟而終殺釋
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陁曰盛水
滿鉢持来我所時阿難陁即授鉢水
是時世尊以額上汗雨三渧許置水
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
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
住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来報
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
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
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刼比羅城諸釋
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
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世尊告阿難
陁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
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愚癡惡生殺諸
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衆
尒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
婆羅門於其中路遥見世尊作如是
語喬荅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

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
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擇
種無罪枉爲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
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
皆號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
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刼比羅城
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煞出大
叫聲昔爲漁人煞諸魚類復於聚落
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煞尚
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
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
其自業活命之事能得爲馬車步威
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
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
斯事獵射之徒得有如是熾盛兵衆
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
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爲馬車步熾
盛威嚴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
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
人故由斯不獲爲馬車步及諸財物
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
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
何況惡生愚癡垢重煞彼學人具大

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威爲馬車步
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減無有
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辟如毒龍
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尒七日
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
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
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
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
力現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
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
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
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會成
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
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
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
入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
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
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煞者
肉便壞爛何所用爲或云且煞一魚
一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煞一者

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
命斷須臾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尒
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
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
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
横加劇苦當来之世此等生處我亦
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之汝等必當
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母是
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
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令被惡
生苦母搖地埋身抗以鐵撅令諸釋
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
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
是由見煞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
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
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
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
復次汝等必善應更諦聽刧比羅城
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
百群賊至一村中刧奪財物有二長
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
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悠失長者報
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

火燒閻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
念我無德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當
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
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母
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
徒黨二長者令此二人亦還殺彼是
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
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
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然
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
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婇女奏妙音聲
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
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奉命至
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
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審大王誰是
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
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為善友王聞
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
釋子為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
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
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尒時世尊
欲宣此義而說頌言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八張　殊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陁聞佛說已白佛言
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
陁其逝多太子無有愆犯被愚人惡
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
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
頌時阿難陁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愚
人惡生與諸婇女在宮殿中便自誇
讃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為究竟於
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
百釋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為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
自讃欲何為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
即以頌告諸女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女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
池邊截其手足因此号為截手足池
諸經首去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
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

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等今時諸苦逼身痛切難堪世尊大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蜫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含識而能得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缾取水來至佛所頂礼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尒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尒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張　殊

廣畫

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
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
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
王宮於世尊處拯生尊重發淨信心
時彼五百擇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
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
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
瓔珞光明姝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
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陁利花曼陁羅花過初夜分来詣
佛所天花供養礼雙足已在一面坐
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弈周遍
照曜逝多園林尒時世尊隨諸天女
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
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
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
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
得觧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
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
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
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
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
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

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
僧實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
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
我是鄔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
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淸淨眼
證見眞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遇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惡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旣攝所願猶如商主
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収田實如勇
健者降伏諸惡如重患人除去衆病
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
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
此生中無有德犯愚人惡生枉截手
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
眞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
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
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
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停

世尊名迦葉波如来應正等覺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擇女
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
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
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
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
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
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
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
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
廣如上説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
記已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
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来説言憍薩
羅國志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母
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
時惡生聞彼所説掫懐煩惱掌頬而
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
言苦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
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焚燒墮
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對曰大王如
乞叉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
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况沙

門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
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呪詛王
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
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
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宮
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
母白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
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
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
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宮人等
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著
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
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
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枕猛焰上騰
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惡生
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
閉閣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
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
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
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
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尒時世
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令生若苦來世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陁聞佛說已白言大
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陁
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
毗此大地獄中我因斯事爲說此頌
廣如上說
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
瓔珞環釧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
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云彼諸人等
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爲彼
追福奉施衆僧即持布施時六衆苾
芻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
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
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
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衆
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
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釧并金
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
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
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illegible]第[illegible]五張 [illegible]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陁
烟蔔啾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
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
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是念
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
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
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
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
出家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
夫報言尒即往逝多園中詣苾芻所
礼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
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
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
為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
之人被他驅使旣出家後受人恭敬
讚揚礼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
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衆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
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六張 珠

席 [illegible]

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
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應不
養應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
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
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一女人形似
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要契
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令既出家亘存
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
未久時間白鄔波馱耶言我先與故
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
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荅
言可尒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
處其妻遥見迎前疾至唱言善来善
来聖子即欲捉衣提鉢苾芻曰賢首
欲何所為荅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
勿觸衣鉢問曰何故荅曰我奉鄔波
馱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
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座令坐
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為妻曰欲為
洗足荅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
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荅便與
洗足後將油来欲為塗足苾芻見問
荅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為塗問荅同

前鄔波馱耶誠我護心彼問聖子汝
自防心又將食来欲同盤食問曰何
為荅曰離别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
食苾芻不許問荅同前即敷氈褥白
言聖子遠来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既
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来欲同處
卧苾芻曰汝欲何為荅言聖子不同
卧来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荅同前
苾芻不許即来抱觸女是觸毒被摩
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悪念即共交會
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
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
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
還来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
空去可將多少粮直貝齒隨行苾芻
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
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即便以物繫
錫杖上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而去
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
令空過時鄔波難陁門首經行遥見
彼苾芻来頭似鵄梟眉長垂下見已
便念是何尊者而来於此應可相迎
即遊前行唱言善来善来尊者時苾

善教曰敬礼敬礼阿遮利耶時鄔波
難陁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
芻不知鄔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
今問彼從何所来即前問曰老叟從
何所来荅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来
鄔波難陁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合
昔恩者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
芻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
存宿恩得見妻不荅言我見又問曰
得安穩耶報云幸承覆護甚得平安
汝錫杖上是何等物荅曰妻為道我
與我貝齒鄔波難陁曰老叟汝甚福
德往見妻已得此利未復作是念看
此老容應有別事我今應以軟語問
之其摩訶羅性懐愚直所作之事具
向說之鄔波難陁曰汝所作者更可
具向鄔波馱耶處說彼聞歡喜彼至
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
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
摩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
為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
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說
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